

中国文库

· 哲学社会科学类 ·

孙中山著作选编

(下)

魏新柏 选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中国文库

哲学社会科学类

孙中山著作选编

(下)

魏新柏 选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对外宣言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自一九一七年国会遭非法解散，政局纷扰，统一发生问题。护法同人，均以国会不恢复，统一即难实现。五年以来，此项主张，屡为北方军阀所反对；但彼等卒因此而失败，又因失败而始采纳护法之主义，以谋统一。本年六月六日，余以彼等既有觉悟，改变态度，特发出宣言，表示欢迎，并与伍廷芳商议之后，又多请北方军界要人，交换恢复统一意见。

正值护法政府与北政府双方着手正式会议统一之时，陈炯明突于六月十六日（离我发表宣言仅十日）袭攻广州，蹂躏政府，致陷政局于不可收拾。伍博士卒因统一无望，致以身殉，诚可哀也！陈炯明何以当吾辈正与北京商议统一之际，竟谋叛乱？余实不能作充分之答复。在余对国人宣言之中，陈炯明此项举动，余已极力表示之矣。陈炯明知余此番与北京会议，六年之争执可望解决，统一亦可实现，又知伍博士被召为北京政府总理，实为南北统一之先声。倘统一实现，于其恢复广州地位之前，则其夺取广东与破坏统一之计划，决难实现。其欲以广东为封建区域，即为其此番变乱之目的。余观其长粤政策，即知其欲将广东建设小邦，推而行于他省，以贯彻其封建主义。余以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陈炯明个人之广东，颇不直其所为，故不得已始有本年四月免其官职之举，今更证明余昔日之观察毫无错误也。

陈炯明此次变乱之结果，致使余与北方领袖两月来不能进行统一之会商。余明知粤局不能解决，即不能北上商议国是，故以先解

决粤局为余之天职。但余现已来沪,实因上海为全国中心,与各方面领袖接洽统一,比较广东颇为便利,此为余来沪之目的也。但余认统一而不和平,其危机更大。今国会恢复,政治上可谓统一矣,而今回复和平与幸福,则又必有保障焉。

今举余对于和平统一之计划如下:

(一)凡共和国公民,均当服从国会。即余个人亦当按照余在宪法上之地位,应行尊重国会之决议。

(二)中国军阀须根本推倒,如督军兵权不能解除,与余在六月六日宣言中所主张之工兵计划,不能实行,则全国和平,终难达到。

(三)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所谓世界大国其福民往往多于富民,余信欲到此项目的,非发展中国实业不可,此节已详见余之《中国国际发展》著作中。

(四)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各区域为平民政府单位之一基础。此层虽近似革命,然乡村政治,古时已发现于中国。余之目的,即将来为一区域内之乡村组织,成为地方自治之单位。此点已有人反对,盖彼等欲主张以一省为地方自治单位,各省政府均采联省主义。余信联省制度,可以推倒中央集权,分为许多小邦,亦为改造中国之一法。

中国国民党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四千余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求治者以摧抑豪强为能事，以杜绝兼并为盛德，贫富之隔，未甚悬殊。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治久安之效。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砢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本党总理孙先生文，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

* 一九二二年九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的会议，随后指定有共产党人在内的九人改进案起草委员会，推定宣言起草人。孙中山审定。此即为改进国民党而发。

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瘖口哤音,以申微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本此宗旨,爰有兴中会之组织,事业非常,顿遭挫折。继以时势之推移,人心之感动,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随地而涌,于是更扩而为同盟会。党员遍于各省,而弥漫于海外;主义之宣传与实行,前仆后继,枕藉相望,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足以涤尽赤县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国肇兴,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故国民党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变,痛邦基未固,国难方殷,复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集合同志,努力与卖国称帝者为敌。及帝制既踣,革命之进行于以停止。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连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设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盖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

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则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然颠蹶而已。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前此数年,为民国与非民国之争;最近数年,为法与非法之争。反对者所挟持之力非不甚强,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复振。盖其所施为者,违反国情,悖逆时势,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观望,遂致民国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黽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谓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本党同人爰据斯旨,依三民、五权之原

则,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所采用之政策,谨依次陈述于国民之前。

一、前清专制,持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

乙、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欲践民权之真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三、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不均则争;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其纲领如左:

甲、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在一定时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权,不得超过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报价值于国家,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乙、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

丙、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整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丁、改良币制,以实货为交易之中准,并订定税法,整理国债,以保全国经济之安宁。

戊、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

位之平等。

己、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庚、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计虑,尚有不止于是者。右所陈述,特其厓略,其余国家重大事项,将依本党规程,就专任委员研究之结果,继续就商于邦人君子。谨此宣言。

中国国民党本部

中华民国十二年正月一日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

现在总章已通过了,我们便要照着实行,但实行还要得人。我们对于时局,要分几方面进行;我们的人材,要照几方面来分配。我们进行的方法,大要是三种:一、政治进行;二、军事进行;三、党务进行。我们的政治进行,现有许多人在北京,还有许多人散在各省,分头担任。我们党里的军人,就多在南方做军事活动。现在本党修改新章,就要觅一班人才来担任党务的进行。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我们革命党自发起至今,已有三十年,我党主义,是只有进步无退步的。大约十年前比二十年前进步,现在比十年前又进步。照此类推,再过十年,这进步必更胜于今。所以说党务进行是有胜无败的,是一定可靠的。

但是,我们自革命成功以来、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这就是由于成功之后,大家都不注重党务,只看重政、军两种进行,所以就大遭失败。现在要从党务进行,就是要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发挥十几年前吾党先烈的精神。这样做来,成功一定可靠。

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

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我们从前本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得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要反省才好。

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他的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前回英国与俄国订约,约内有一条订明不准在英国国内宣传,足见宣传之力无可抵制,只好订为条件。英国军力、财力皆可对付俄国有余,只有宣传无法对付,足见宣传这种武器比军队还强。

今天我们把本党再改进、再扩张起来,对于中国是很有办法的。现在比从前自由很多,从前是不准革命党随处昌言的,现在尽可随便传布。各界的人心,倾向我党的也很多。只可惜宣传工夫少了,我党党员也没有十分宣传的训练,所以党务还没有最大发达。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不过要做宣传,就要有一个最便利的机关、最巩固的机关。这机关是什么呢?就是个党。所以我们要切实把党务来改良、来扩张,使一日一日的进步才好。所以今天很希望大家照此新章来商量组织,请大家从长讨论。

【当时讨论结果,须先组织干部。总理提议】干部职员太多,依总章,现在代表会未成立以前,都由总理任命。但我一人那能想出这多适当人材,只好请大家不拘方式,任意推荐,以备参考。

【众赞成。复次,张秋白起问,宣言有“殖民地”三字,可否改为共治地,总理答词为下】此句是我加的。因为中国地位,在国际间实在比亡国不上,比高丽、安南对于他的上国所保有的权利还少。单说海关一事,现在还是值百抽五。诸君要晓得,这五还是七十年前价格的五,不是现在的五。现在虽说了增加税率,费了许多运动,却

闻意大利人还没答应,可见艰难之极了。高丽人如果逢着大灾,饿死的满地,日本人为体面起见,定要去救济他。若是中国有灾,外国人随意捐助几元便了不起。外国人只在中国所得中国权利比高丽、安南还多还很。若论起义务来,却没有对待他属国的热心,这不是殖民地是什么?

这些不平的情状,总以说穿为好,不要怕侮辱了国体。从前梁启超因要打销汉人排满的义愤,便说满清入关,中国不算亡国。因为满清曾受过中国龙虎上将的封号,所以也是中国的臣民代替了明朝。当时我们驳他:如受过封便算中国臣民,那吗赫德是中国的户部,戈登是中国的将军,若是得了中国,也就不算亡国了。他们说这种话,无非要压抑国民的反动。我们正望国民有觉悟、知痛苦、知奋发,那便非说穿不可,何必自瞒自呢?实在外国人对中国不起的地方,外国人原来明白,他的良心上也十分过不去,所以有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原想把中国提平一点;可惜中国人自己不懂,畏首畏尾,只争到几条有名无实的原则。最吃亏的青岛,可算花了一笔代价得回来了。但是还有许多地方,何以又不通统退还呢?可见青岛是在近的事,大家叫得声浪很大,故有效力。其余地方吃亏久了的,便咽在肚里不说,以致帮忙的也就无可帮忙。这就是中国人外交失败之处呀!

和平统一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北京黎宋卿先生,张敬舆先生,冯焕章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张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阳吴子玉先生,南京齐抚万先生,杭州卢子嘉先生^①,并各省农工商学各界及各报馆转全国国民公鉴:

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张使护法问题完全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对于粤事,主张讨伐叛国祸粤之陈炯明,以申国法而靖粤难。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去陈逆而戡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斯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如是,庶几六年以来之血战,卒得导民国于法治之途,凡诸为国牺牲者,可得代价而少慰,而此分崩离析之局,亦卒得归于统一,文始获与国人雍容讨论以图治。

惟旷观全国,以北京政府尚未纯践合法之涂辙,故犹多独立自主省分,北京命令不能遽及,统一之业仍属无期。回忆年来南北纷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里为墟,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悚目恻心。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前者西南起义,特因护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至于今日,则各方渐有觉悟,信使往

^① 指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奉天督军张作霖、直隶督军曹錕、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江苏督军齐燮元、浙江督军卢永祥。

来,力求谅解,较之昔时已为进步。曩者法统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转捩,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当已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彻底。且以毁法之徒,谬托于恢复法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废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息,乃嚣然尘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长此不悛,匪特求治无期,助乱速祸,实未知所止。

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诚心,而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亦其致此之缘故。试举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姑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以何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文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倘蒙各派领袖谅解斯言,文当誓竭绵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张皇武力,滥行招募,而可讼言和平以诤人者。诚知兵多之足以乱国祸民,则减之惟恐不速,不容借端推诿,以黷武之私衷,为强国之贅论。各派首领不乏明达,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其间当大有人在也。

当世谬说,有谓须俟统一后始可议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谈。何者?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盖拥兵以言政而政紊,拥兵以言法而法散。强权盛则公理衰,武力张则文治弛。此必至之期,国人所身受而语焉能详者也。不裁兵而言和平,犹挟刃以谈揖让;不和平而言统一,犹视斗争为求友好。愚者且窃然嗤之,而况并世之贤豪,岂复昧此,而谓国人可欺耶!然此非徒责难之谈、堕空之论,其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文筹之已审,其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

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其详细条目,则由专员妥订,诸公朝赞,则夕可见诸施行。此在诸公一转念间,而国民将咸拜嘉赐;文亦当率西南诸将,敬从诸公之后,不敢有避。

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统一,则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奋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盖兵者所以防国,而非私卫及假以窃权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轨,以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域,百世实利赖之。不然者,民岌可畏,不戢自焚。文爱国若命,将不忍坐视沦胥,弗图拯救。诸公之明,当不复令至此。语曰:“人之好善,敦不如我。”诸公当代人贤,谋国有素,其一聆鄙言而决然许之、毅然行之乎?此实诚悃之忠言,期代人民呼吁,而冀诸公相与为实践,以矫虚与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难俟之讥也。敬布区区,愿闻明教!

孙文 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于上海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授权发表下记宣言。在越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意。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比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内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

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再来中国南部,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孙逸仙 越飞签字于上海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杨总司令、刘总司令,各将领和同志诸君:

今天蒙杨总司令、刘总司令来欢迎,本大总统是很感谢的。

本大总统向来是在广东的,为什么今天再回广东呢?因为去年六月陈炯明造反,粤军叛乱,本大总统在广东不能行使职权,至八月离开乱地,北往上海。到了今年正月,得滇、桂联军和各附义诸军队的力量,赶走了叛贼陈炯明,所以今天再回广东。滇、桂联军为大义讨贼,刚才恢复广州,但是各军队进城之后,非常复杂,不幸而有主军和客军的猜疑。惟现在大敌当前,如今日报纸已载陈家军曾和东路讨贼军宣战,这项猜疑是万不可有的。本来各军同为大义讨贼,原是没有主客之分的。如果说到主客之分,粤军是主,滇、桂军是客,去年威迫本大总统走的,就是主军;今日欢迎本大总统来的,还是客军。现在东江叛乱的粤军,一定是要讨伐的,万不能说革命的军队可以任意叛乱,如果有叛乱的便要诛灭。不但是叛乱的粤军要诛灭,就是各省的反叛军队,都是要诛灭的。本大总统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要中华民国成统一的国家,从此就要打破各省的界限。本大总统这次回广东来,是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的。

我们中国本来是统一的,但是自辛亥年革命以来,革命的事业还没有成功,这个病根便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譬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督军团造反同割据的联省自治,把一个国家